



太多了，太多的無奈是生命中無法寬容的情懷，結與劫之間，該是不解的結造成了劫；抑或不復的劫糾纏為結。我無法預測清明的未來，無法揣測這相遇的兩端何以在扭頭之間，在不再回首的決心之後，交叉成一死結。而過去，便不再如此平滑，總是哽咽著令人不適，每一轉側皆確切覺得存在。粗糙的心靈啊！便是這凹凸不平的結造成了滿心瘡痍，一處處不願再觸摸的死角，塵封著曾經最珍貴的回憶。剪結為蛹，靜沈思而執著；化劫破繭，嘯清風而昂首，今日之生與昨日之死，在舉翅高飛的刹那，皆復歸於原始。愁只因，

人間有，在空靈之下，蝴蝶亦我，我亦蝴蝶——

曾自以為太會調適自己了，一滴淚，任流與不流；幾許惆悵，任盤縈與揮灑，隨心之喜好，總愛狃狃地玩著捉放的遊戲，以調劑無聊時的暇思。曾幾何時，淚已在不自覺中流下，陰鬱不再是揮灑即去，而煩悶總是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地堵塞著，甚至連那許傲向蒼茫，御風吟嘯的豪氣也膽小了许多。是牽扯太多俗事；是擱不下人間情懷，是揣測的太多，了解的太少，太關愛而又不知如何去愛。我不識空靈，無法讓心靈清澈如鏡，晴朗如五月的天空；每個結，總使我轉側地難受，伸手抽取，却又牽扯得更緊更痛，它輕輕搓磨著

結

天不老，
情難絕，
心似雙絲綢，
中有千千結，
夜過也，
東窗未百孤燈滅——

每根神經，不經意地提醒著過去的每一片段。是什麼使我如此深深依戀？總似有什麼寄託，總是有些許懷念。矛盾乎？情感乎！結？劫！

太貪心了，貪求世間一切的喜怒哀樂，從不肯謙虛地讓已抓住的情感從指縫中溜走，太瘋狂的依戀，也就有太瘋狂的希求，但又不該，不該自陷於理性與意象的窠臼中，以致於至情至性不再如此純真地流露！太多的結聯繫著我與世界；太多的結阻斷了我與人間！是我要求太高，是我怕失去太多，從不敢把心裏的話說出，從不願將心中的問題提出，揣測仍是一個遊戲，而謎語却在兩不相知的世界！不是虛偽，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防衛與隔閡

，我無法了解別人正如別人無法了解我，誰願將自己赤裸裸地呈現給社會？兄弟、朋友、親屬，不同的關係有不同的結式，不同的情懷有不同的長短依戀，觸動了這廂，牽扯了那端，惶惶的我在「結難」中不知所措，解那端，繫那條，解開的結再打，打不開的結繼續糾纏，這反反覆覆的人情債啊！我在酸楚的甜蜜中快樂的痛苦，有一種被虐待的快感，却有著無法釋然的煩悶。

讓思緒騰空飛舞是一件浪漫的妙事，繫上一個結，却有了極限的掙扎！人事的牽絆，便在欲縱欲收中徘徊！沒有人能為情感畫下休止符，漣漪在波動之後一定有所交集，波去波來，波起波止，縱表面靜恒如是，誰能否認波動的存在？理性的克制是意象的表面，結心的深處才有情感的真象，不能把持的僵冷的手解不開生澀的結眼，一個反手，又打下另一個死結。我不是存心讓死結阻斷人我，死結在心中依是一個不舒服的疙瘩，在我封閉起自己之前，友誼的交通仍是極其愉悅；但不誠摯不是我心所願，不平衡原只徒增苦痛，理

性的意念猶勝於情感之前，死結比糾纏不開的結容易多了。但人世間所有絕情的理論，在次次情感的掙扎中試驗失敗，人之無法自絕於情感，正如無法置身於時空之外；菩提無樹，明鏡非台，是有了更高層次的感受，而非沒有感覺。

為何脚步總是朝著，為何心總是環繞著，為何總不由自主地想念著，因為不曾解開的結在心中躍動，極力想擴大範圍、套進另一個結似地躍動著一日以繼夜，無遠弗屆，分秒不停。我無法訴說我真正牽掛的情懷，只是一扯線結，便氾濫得滿心惶惶。結的方式千百種，結的遊戲更是千變萬化，但，每次我都是輸家。

雨珠在急馳的車窗上靈活地滑動著，似頑童般不肯妥協地四方遊走，但急速的速度却令人感受生命躍動的喜悅。車外細雨窗上珠，細雨原是天地相思的娓娓傳遞，而千萬水珠亦不甘寂寞地玩著追逐遊戲以尋求遇合。在彼此接觸的刹那，却如流星般陡然隕落，水珠原是負擔不起那份濃郁情感的，急急化身隱向不可知的世界，「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人

生死相許」，情感的歷練，難道也是置於死地而後生？

啜飲著靜與淨，我在已凝固的沈思中找尋空明。泉音殷殷呼喚，琴聲箏琴企盼，輕逸與淡雅却不再如此毫無牽絆地呈現一片清明。我在濁濁的人世間迷失空明，却自複雜的世事中得到智慧；空靈在空明的消褪中失去靈性，却在智慧的孕育下漸趨圓熟。我仍無法參透情感，無法了解那莫名而來，無以名狀却又確切覺得存在的被嚙啃的滋味。不能醉，不該醉，却又拼却的一醉，情感啊情感，我就是你抑或你就是我的前生！

如果牽戀是人們甘心得到的束縛，那又何必在乎因愛而生的苦楚；如果情感不是如此刻骨銘心，那流浪的行腳何苦如此沉重？人總在不自覺中打下了一個個結，又在不自覺中被套入千百個結裏，這交錯重疊、糾纏紛擾的結啊！是剪不斷，理還亂的人間情懷；是不能避也避不開的滾滾凡塵。結難；情難！是緣；是劫？人之甘受，但又奈何。

